



佚 名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佚 名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

郭霞 译 张强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希汉对照 / (古希腊) 佚名著；

郭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日知古典)

书名原文：Hellenica Oxyrhynchia

ISBN 978-7-208-08485-8

I. 奥… II. ①佚…②郭… III. 古希腊—历史—希、汉

IV.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7739号

责任编辑 马晓玲

装帧设计 王小阳

美术编辑 张 布



世纪文景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

[古希腊] 佚名 著

郭霞 译 张强 校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4.5

插 页 3

字 数 91,000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485-8/K·1547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1	译者序
29	开罗本
35	佛罗伦萨本
45	伦敦本
94	译者注
130	译名对照表

译者序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是目前在埃及发现的最有价值的草纸文献之一，涉及的是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前四世纪初为学界所普遍关注的历史。它包括开罗断片、佛罗伦萨断片和伦敦断片三部分，因其全部发现于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并且都为古希腊历史之记载，内容上又彼此相联系，故而校勘者合称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由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是在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发现的，又难以弄清其作者的身份，因此学界习惯上将其作者称作奥克西林库斯的历史学家。

奥克西林库斯的历史学家

由于在埃及奥克西林库斯所发现的《希腊志》仅仅是以残篇断片的形式流传下来，对于其作者的身份我们只能凭借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加以猜测。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有多种看法：其一，是以格兰斐尔（Grenfell）和亨特（Hunt）、麦耶（Meyer）、威拉莫维兹（Wilamowitz）、布索特（Busolt）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是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的开俄斯人提奥旁普斯（Theopompus，约生于公元前378年）所著，因为提奥旁普斯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

的作品同样是从公元前 411 年写起，也是基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以续史为目的创作的。但是，有些西方学者通过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仔细研究发现，其所记内容的时间跨度要比提奥旁普斯记载的时间长，并且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应该是在他之前创作的，所以否定了这种猜想。其二，是以布拉斯（Blass）、考斯坦兹（Costanzi）、沃克（Walker）、伯里（Bury）、布洛赫、李普修斯、卡林卡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是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史家克拉提普斯（Cratippus，生卒年不详）所著。通过对比这两位古代作家所记载的内容，西方学者同样发现克拉提普斯是奥克西林库斯史家之后的一位作家，他开始创作的时间要比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晚，并且在记述的风格和内容上也存在着差异，因此这种猜想亦不成立。其三，先前曾经持其他两种说法的沃克、格兰斐尔与亨特后来又转变观点认为是西西里岛库麦人埃弗鲁斯（Ephorus，约公元前 405—前 330 年）所著，这种观点得到了格劳茨（Glotz）的认同。但是他们的观点很快也被其他史家的论断否定，因为埃弗鲁斯与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创作体例就明显不同，一个是世界通史体例，另一个却是断代史体例。他们之间在记载内容上确实存在某些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观点上非常相似，但是亦存在很大的差异。其四，德·桑克提斯（De Sanctis）提出了安德罗提昂（Androtion，约公元前 350 年，古希腊演说家）说。这种猜想并未得到有力的证实。其五，雅各比（Jacoby）认为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个比奥提亚史家戴玛库斯（Daemachus，生卒年不详）所著，因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是惟一一部详细记载比奥提亚联盟体制的古代作品，但这种说法也过于片面，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其六，安德希尔（Underhill）认为，是其他不知名的作家，该作家可能并

译者序

未留下其他的作品，所以无从稽考。迄今为止，比较认可的说法是，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位不知名的历史学家。鉴于学界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研究现状，佚名说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

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思想倾向与史料的可信性

就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所选择的史料而言，大多来自于雅典人，或者说大多以雅典人的活动为记述主体。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所记载的以弗所战役、麦加拉战役和诺丁姆战役都是与雅典人有关的战役。这三次战役都是在阿尔西比亚德重获雅典人的信任，领导雅典人取得库兹库斯大捷之后发生的。麦加拉战役的胜利是雅典人在先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所不曾取得的光辉战绩，当时的雅典人必然会对此津津乐道。至于以弗所战役，因为雅典人遭受惨败，因此一定会记忆深刻。而诺丁姆战役的失败则标志着雅典从此再也无力挽回不利的时局，这次战役对于雅典人的记忆也应该是深刻的。因此，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所选取的这些史料都是与雅典人息息相关的。虽则如此，我们发现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并未隐讳雅典的失败而是尽可能详细地记载雅典人军事行动的所有细节，显示出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公正和对史料的熟悉程度。

从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对科农和阿格西劳斯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来看，即使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极力避免对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主观评价，在字里行间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自己的某种价值观和思想倾向。其一，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在文献中共提到了科农在公元前 395 年所做的三件事：其一

是罗德斯民主政变；其二是谒见波斯王，成功游说波斯王并获得金钱资助，从而解除了舰队被解散的危机，第三件事是其在罗德斯所统率的军队由于误信不发放军饷的谣言而哗变，科农运用计谋成功地瓦解了乱军^[1]。奥克西林库斯史家似乎比较赞赏科农的睿智和果决，可能在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眼中这就是一个出色统帅的楷模。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在叙述科农的事迹时用了一些带有鲜明感情色彩的溢美之词，其所选取的有关科农的史料亦突出了其优秀的一面。在所保存下来的有限的残篇断片中，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并未记述暴露科农人性弱点的内容。从这点来看，奥克西林库斯史家似乎有点亲雅典倾向。但是，这有可能要归因于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资料来源。科农在当时雅典人的心目中就是带领他们复兴雅典的英雄，雅典人对他或多或少地应该带有崇敬之意。因此，奥克西林库斯史家从雅典人那里所得到的资料大多如出一辙，除非是资料源自科农的政敌。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奥克西林库斯史家与雅典人的交往甚密。

其二，在记述阿格西劳斯这个在色诺芬眼中的英雄时，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却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展示了他的性格。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既描述了阿格西劳斯的萨尔狄斯大捷与在奥林普斯山成功挫败反叛的穆西亚人，又描写了他的四次失败；既描写了阿格西劳斯遵守协定，和平对待愿意随他出征的当地居民，又描写了他对背信弃义的穆西亚人的疯狂报复；既描写了阿格西劳斯运用伏击战，成功歼灭敌人，又描写了他对斯皮斯拉达泰斯之子的同性恋情节。在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眼中阿格西劳斯就是个平凡的人，他具有一个优秀统帅所具有的品质，也具有一般人的喜好；他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永

不言败的化身，从这点上来看，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所描述的阿格西劳斯似乎要比色诺芬的描述更加真实和全面。

然而从色诺芬对阿格西劳斯的描写来看，其史料可能大部分来源于斯巴达人。这一方面是因为色诺芬比较贴近斯巴达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由其自身对于斯巴达寡头制的推崇和对雅典民主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的失望所致。另外，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所使用的一些形容词，暗示出他可能是一个出身显贵或者倾向于贵族的人。例如，公元前 395 年雅典人戴麦奈图斯未经公民大会通过即去联系当时已被雅典人流放的科农，在当时的雅典人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史家提到了“那些出身显贵和有教养的雅典人”（VI.2）以及“那些态度温和且有财产的雅典人”（VI.3）。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修饰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阶级情感和政治倾向。

阶级情感的不同，可能造成不同的史料记载。史料来源的不同，亦可能造成记载上的差异。这种不同似乎不能用简单的偏见来概括，而是要与他们的生活背景联系在一起。诚然，我们无法确知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身份，也就不能从生活背景方面来讨论他们记载上的差异。但是从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史料选取来看，他可能就是雅典人或者说与雅典人关系密切的人。因此，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记载，尤其是在有关雅典人的记载方面似乎比之色诺芬更加翔实可靠。如果将色诺芬与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记载进行比对，将会更加切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古典时代的其他相关史料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 460—前 396 年）的《伯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

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 431—前 411 年的史事。自修昔底德辞世后，先后有几位史家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史。他们的作品均以《希腊志》命名，并且均从修氏辍笔之处的公元前 411 年写起。这些著作主要记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前四世纪初的古希腊历史。雅典人克拉提普斯的《希腊志》续写至公元前 394 年雅典战后的复兴，但是大多业已亡佚，仅存寥寥片语。开俄斯人提奥旁普斯所著的《希腊志》同样止于公元前 394 年，内容以斯巴达战争的短暂霸权为中心，现今也仅留下残篇。色诺芬的《希腊志》也是从公元前 411 年写起，至公元前 362 年的曼提尼亚战争。这是迄今为止流传下来的关于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前四世纪初较为完整的史料。另外，狄奥多鲁斯（Diodorus，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的《历史集成》第 13，14，15 卷以及一些零散的断片和铭文资料对这段历史也有相关记载。除了上述史料外，另一比较重要的史料就是草纸本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其主要记载了公元前 411 年到公元前 386 年的史事。现代西方很多学者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要比色诺芬的《希腊志》更加翔实可信^[2]。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版本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共由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草纸断片以其馆藏地被分别命名为开罗断片、佛罗伦萨断片以及伦敦断片。因此，按照这三个断片记载内容的时间先后，校勘者将它们合编到一起，并按照开罗断片、佛罗伦萨断片和伦敦断片的先后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

开罗断片发现的时间最晚，现今藏于开罗埃及博物馆。1976年由考埃嫩（Koenen）在《草纸研究》杂志上率先发表。该断片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较之其他两个断片稍早，但保存年代最为久远。草纸颜色较深，共由四部分组成，其中三部分内容彼此接续，可组成一个完整的文献资料。而第四部分位于第一栏的底端，字母很小。各部分字母中间有很宽的空隙，各栏大约有 7.5 厘米宽，长 19 厘米余，栏与栏之间有大约两厘米的空隙，考埃嫩认为该抄本成于公元一世纪晚期^[3]。

佛罗伦萨断片发现于 1934 年，现今存放于佛罗伦萨大学。首次由巴托莱提（Bartoletti）于 1949 年发表于《希腊与拉丁草纸》第 13 卷。该手稿书写于草纸的正面，背面并未使用。颜色大多较浅，但内容并不连续。由三个比较大的断片组成，巴托莱提将之标为 A, B, C 三个部分，其中包括六栏；D 部分毁伤严重；E 部分在初版时被归在 A 部分第二栏的前 11 行。每栏宽 9 厘米，每行大约 30 个字母。但是在 B 部分第二栏有 40 行之多。笔迹很明显是安塞尔^[4]字体。巴托莱提^[5]认为它是公元两世纪末的抄本，并且该草纸断片与伦敦断片系出自同一祖本。因为佛罗伦萨断片具有伦敦断片所具有的很多特征，如明晰但缺乏修辞色彩的写作风格、有限的词汇、对某一单词或表达方式的不断重复、翔实的记述、缺少主观评论等。但是，如伦敦断片一样，佛罗伦萨断片完全不同于色诺芬的记载。布鲁斯（Bruce）^[6]认为，狄奥多鲁斯可能通过埃弗鲁斯继承了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史学传统，其著作从公元前 410—前 407 年的史料主要是依据佛罗伦萨断片的记载。佛罗伦萨断片帮助我们更加肯定了格兰斐尔和亨特的观点：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意在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史。

伦敦断片（即第 842 号奥克西林库斯草纸）是在奥克西林库斯所发现的草纸断片中篇幅最大，记载内容也最为复杂，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也较之其他两个更晚的一个断片。该断片发现于 1906 年，1909 年发表。伦敦断片由 230 个不同尺寸的碎片连缀而成。格兰斐尔与亨特把各个碎片串连到一起，仅余 57 个碎片。不像其他两部分草纸，伦敦断片在背面记载的是历史著作原文，而在草纸的正面记载的则是一份通俗的埃及阿西诺特诺母的土地调查登记。这是一份以备后来使用的埃及政府文献资料。据特纳的说法，埃及官员过去常常用草纸来抄写令他们感兴趣的作品原文，但是由于草纸的珍贵以及很高的实用价值，所以文学作品也只是经常抄写在其他官方文献资料的背面而已^[7]。伦敦断片共有 21 栏可以识别。但是彼此内容并不接续，而是分成了四个不同部分，被校订者分别称为 A, B, C, D。A 部分由两片相对比较大的草纸以及两片小断片组成；B 部分由一个 21 厘米长，20.5 厘米宽的断片以及四块小断片组成；C 部分最不完整，包括很多小的断片；D 部分保存最为完整，内容较为连贯，其中包括了 11 到 21 栏。但是，在 A, B, C, D 四部分之间或许有一些断片已经遗失。布鲁斯认为，该手稿是由两位抄胥抄写的，第一位负责第一至四栏、第六栏、第 27 行到第二十一栏。这些栏的尺寸大约为 16.7 长，9 厘米宽，栏中行数从 37 到 45 不等。只有第五栏是惟一完全由第二人抄写的，它要比第一人书写的字体小，其中包括 60 行^[8]。

至于伦敦断片手稿的抄写时间，根据书写在正面的土地调查笔迹可以看出，应为公元二世纪抄写的作品，但是从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判断要早于克摩杜斯（Commodus）^[9]元首统治之前，即早于公元 177 年^[10]。而从背面的“伦敦断片”原文来看，应

为公元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的抄写风格，因为负责相当大部分草纸抄写工作的抄胥使用的是一种小的倾斜的安塞尔字体，最早的校订者认为它代表着公元一世纪末或者二世纪初这种风格的早期样式向公元三世纪普通样式过渡的一个阶段^[11]。

因此，从书写的风格以及记载的形式来看，开罗断片、佛罗伦萨断片以及伦敦断片应该分属于不同的抄本，但从整体记载内容的连贯性来看可能同属一个祖本。开罗断片与佛罗伦萨断片均书写在草纸正面，而伦敦断片则书写于埃及官方账册的背面。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下的埃及社会实行官僚统治，并且由于奥克西林库斯为省城，因此在奥克西林库斯的垃圾堆中所发现的资料包括大量的档案、账单、税收缴单、人口普查资料、发票、收据，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问题。另外还包括一些公民个人遗弃的稿件。由于草纸的昂贵，经常会再次利用。例如，有的文献一面写有农业账目，而另一面却书写有荷马原著。因此，这说明伦敦断片可能是在埃及本土抄写的，或者就是在奥克西林库斯抄写的。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其他两个断片的具体抄写地点就难以确定了。不过，有可能也是在埃及抄写的。

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的托勒密王朝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大兴土木，并在亚里士多德的门生德迈特里乌斯的帮助下，按照雅典吕克昂学园的模式创建了亚历山大城学馆，其下设的图书馆收藏了从希腊各地及小亚陆续搜罗来的抄本多达 50 余万卷。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创建人托勒密一世的目标是把全世界各民族的书籍全部收集起来。为此目的，他向全世界各国的君主发函，请求各君主给他寄来各类作者的著作，这些作者可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

以是“诗人、散文学家、雄辩术教师和诡辩家、医生或占卜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12]为了获取孤本文献，驻馆学者常常不惜任何代价到各处去搜罗。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写工抄写了大量的著作，一方面是出于馆藏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对外销售的商业目的。现存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有可能就是在那时从希腊本土传抄过来的。但是在恺撒时期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曾被付之一炬，难以确定的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是否从这场大火中幸存下来。

罗马帝国时代的亚历山大城仍然是埃及的文化中心，因为那里有闻名遐迩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罗马皇帝图密善为了补充由于大火而毁坏的图书，从各地购买和搜集了大量的书籍并且派学者前往亚历山大城抄写孤本文献^[13]。《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也有可能是在那时抄写的。布洛赫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抄本可能来自于几个世纪以来世所罕见的亚历山大城抄本^[14]。也就是说，在埃及所发现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这三个断片有可能都是以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抄本为祖本抄写的。

奥克西林库斯不是当时的学术中心，那么，为何会在奥克西林库斯发现那么多的草纸文献，而不是在亚历山大城呢？一种可能性就是，某些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感兴趣的人在亚历山大城抄写后带到了奥克西林库斯。

自1908年格兰斐尔与亨特本《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之“伦敦断片”问世起，西方学界出版了许多校勘本、注释本、译本，按照出版顺序，《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先后有以下几个不同的校勘本：

1908年，格兰斐尔与亨特于《奥克西林库斯草纸》第五卷

发表了《提奥旁普斯（或者克拉提普斯），希腊志》（即第 842 号奥克西林库斯草纸）。该本仅为伦敦断片编注本（附有英文注释和翻译）。1909 年，格兰斐尔与亨特又整理发表了《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与提奥旁普斯和克拉提普斯的断片》。1909 年，麦耶发表了附带注释的《提奥旁普斯的希腊志》。1916 年，李普修斯（Lipsius）发表了《克拉提普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断片》。1926 年，雅各比又发表《有关希腊历史的断片》。1927 年，卡林卡（Kalinka）发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1949 年，巴托莱提在《希腊和拉丁草纸》上发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新断片》（即佛罗伦萨断片）。1949 年，吉让特（Gigante）出版《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1950 年，马斯（Maas）出版《新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断片》。1959 年，巴托莱提又发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1976 年，考埃嫩在《草纸学研究》第 15 期发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草纸学与开罗国际影印档案文件的实地调查》（即开罗断片）。1977 年，雷曼（Lehmann）发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一个新断片》。1988 年，米凯奇尼与科恩（McKechnie & Kern）发表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是目前惟一本较为完整的版本，附有英文译文与注释，开罗断片为 1976 年考埃嫩本，佛罗伦萨断片和伦敦断片为 1959 年的巴托莱提本。该版本的问世方便了学术界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研究。但是，该版本在译文上存在某些错误，而且注释简单，与布鲁斯版本的注释相差甚远。1993 年，钱伯斯发表《巴托莱提本之后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该校勘本将历年在奥克西林库斯所发现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断片原文按照记载内容的时间先后编辑成册，也可以说是对巴托莱提版本的完善。其中，古典学者布鲁斯在 1967 年出版的《奥克西林

库斯希腊志的历史注释》一书，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一部注释本，因为出版较早，只是收录了佛罗伦萨与伦敦断片两部分的注释。

体例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首部编年体史学著作。在体例上，奥克西林库斯史家使用了修昔底德所惯用的纪年方法，即以年和季来组织史料。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IX.1)中，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提到：“因此，这个冬季<在希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这些。夏初□□□□□□□□第八年开始。”又如，在XVI中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提到：“是年夏，比奥提亚人与佛西斯人的战争爆发。他们的交恶主要归咎于在底比斯的一些人。因为几年前，比奥提亚人发生了党争。”这种纪年的方法在修昔底德的著作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例如，修昔底德：“这就是这个冬天所举行的葬礼，同时战争的第一年结束。”^[15]又如：“这些都是这个冬季发生的事情，修昔底德所记载的战争的第六年就这样终结了。”^[16]我们可以发现，在史料的安排上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是继承了修昔底德的风格。从这一点上明显可以看出，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是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史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纪年方法如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一样只是表明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不够精确。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在创作体例上亦未超越修昔底德。

记载内容及其时空范围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所记内容的时间范围。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VII.4)中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提到了，他曾经在先前某处记述过的安菲波里斯的一场海战。在此次海战中，科林斯人提摩拉乌斯打败一位好像名为希奇乌斯的雅典将军。这件事最可能发生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411年下半年，也就是说，在修昔底德止笔的时间后不久^[17]。

在佛罗伦萨断片II中，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惟此一次直接提到了“修昔底德”的名字，接下来在此节中又插叙了斯巴达将领派达里图斯的活动。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12年派达里图斯奉命驻守在开俄斯。据此，或许可以推断，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的记述始于公元前412年之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还包括提摩拉乌斯在安菲波里斯的战绩以及公元前409在麦加拉附近的海角所发生的战斗，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其作品是紧接修昔底德的记载开始的^[18]。

就《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下限而言，第一个时间点是公元前394年，即克尼多斯(Cnidus)战役发生的时间，在此次战役中雅典大败斯巴达。该时间点也是为修昔底德续史的其他史著结束的时间，比如，提奥旁普斯的《希腊志》与克拉提普斯的《希腊志》。另外一个时间点是公元前386年，《安塔尔西达和约》(即《大王和约》)缔结的时间，此时以雅典为首的同盟彻底打败斯巴达，结束了斯巴达的短暂霸权。从这两个时间点来看，都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但布鲁斯认为^[19]，后者作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结束的时间点更为合理。最为有力的证据是后来的史家狄奥多鲁斯的记载。根据对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中相关史料的分析并与奥